



往事沒隨風 英雄獲殊榮

【光輝週刊】報導，海軍司令部日前為一位曾參與烏坵海戰的英雄郭燕穎老先生，頒發「中華民國保衛臺灣紀念章」，我有幸在現場見證這一幕，十分感動，英雄雖已老，往事沒隨風，希望用這篇文章，記錄他曾奮勇抗敵，以及國家對他的重視。

民國三十三年生的郭燕穎，目前定居臺南，由於臺南市榮服處處長王國能及總幹事楊有興、組長李全順及社區組長陳建仁的用心奔走，他曾經參與烏坵海戰的事蹟，並未隨當年的臨海軍艦沉沒而深埋海底，而是在榮服處團隊的努力不懈下，聯絡國防部及海軍等相關單位，讓當年英勇參戰的他，獲得國家頒發「中華民國保衛臺灣紀念章」。



（圖／洪金鳳）

這份殊榮不只是一張紙，而是代表著郭英雄年少時期，差點犧牲性命保衛國家，即使負傷仍作戰到底的肯定。海軍為慎重與崇敬，由政戰主任劉中將代表總統及國防部親赴郭英雄家中頒發紀念章，場面隆重感人，許多志士及榮服處同仁還有郭英雄家人到場共享榮耀，獎章頒發後，大家還一起高唱《感恩的心》。郭英雄獲紀念章時的表情，好像重回青壯時期，有一種「悲壯熱血抗敵，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」的成就感。

我和郭英雄談到往事，原來他的父親是國軍軍醫，來他的父親是國軍軍醫，民國三十八年隨國軍來臺，在耳濡目染、潛移默化之下，十七歲就進入海軍步兵學校受訓，

完訓後，分發臨海軍艦服役，擔任油機下士，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臨海與山海兩艘軍艦（原名為永昌與永泰軍艦）由澎湖馬公港出發，駛向金門烏坵準備執行接運傷患任務。

當時服役四年，已是海中蛟龍的郭英雄，覺得此行是一項再平常不過的任務了，他總在輪機艙間值更後，工作不忙的時候，到甲板上吹吹海風，看看遠方，想想家人，他也懷抱著與平日無異的心情，和在甲板上一起看海官兵閒聊世事、家鄉事，你一言我一語，談笑風生，排解長途航行的寂寥，不覺有戰鬥即將發生的。

郭燕穎伯伯（左二）獲頒紀念章後，回憶當年海戰的驚險歷程，並邀本文作者洪金鳳（右二）合影。

晚上十一時左右，在距離烏坵以南約十哩的海面，中共十二艘艦艇分別圍攻「山海」艦與「臨海」艦，砲聲隆隆，激烈對打，我軍勢單力孤，郭英雄憶起當時的情境，不禁感慨萬分，他說：「許多官兵正要入睡，沒想到中共軍艦砲火猛攻，我軍官兵立即整裝起身對抗，我也立即就戰鬥部位，槍林彈雨下，我們都負傷抗敵，敵眾我寡，我們的船就在共軍砲火攻擊中被擊沉，深夜一片烏黑，我戰浮載沉，和四、五位官兵在海上漂到次日中午，才被美國軍艦救起，幸運送回臺灣本島，也才有我後來娶妻生子的六十年幸福人生。」

郭英雄撫摸著這枚等了六十年的紀念章，眼眶含淚感謝所有為他奔走的榮服處及海軍承辦單位同仁，而在一旁見證這歷史時刻的我，也在心裡默默流下感動的眼淚，除了謝謝政府對保衛國家老兵的看重外，也期盼我們和無數的下一代都能接下前人護衛國土安全的忠愛使命，共創美好幸福的未來。

【作者速寫】洪金鳳，榮眷，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碩士畢業，現任職海軍專長訓練中心，夫妻雙重曾任國防部後次室綜合處處長。

父親的味道

餛飩是由薄薄一層餅皮包著肉餡，在油滋滋的高溫煎板上，煎成外焦內嫩、汁鮮餡美的佳餚，藉由老兵傳承，我們在臺灣才有口福吃到這道家鄉美食。而我每次吃著餛飩，都會想起父親。

父親陳書印，是在北平投身軍旅，加入了傘兵，民國三十八年跟隨部隊來臺。父親深知若安於現狀甘心做一個大頭兵，恐不利於未來的發展，唯一能做的只能苦讀投考軍校，終於如願考

進入了空軍機械校，成為正科班二十期的學員，畢業後分發至臺南機場，與母親結婚前即調屏東機場任職。

在空軍十九年的服役期間，父親始終與傘兵的那一群弟兄保持聯繫與往來；時光不斷的流逝，兄弟們因大時代的轉變與開放大陸探親之故，再加上年齡與體力的老化，一個個脫下軍裝轉身成為庶民。父親也在退伍後成為賣服飾的攤販，早晚馬不停蹄

地趕往菜市場與夜市，長期下來疲憊不已，遂決定嘗試轉行。

此時，兄弟們之中早已陸續在臺北各區另起爐灶，紛紛開了餛飩小館賣起家鄉味，也順便紓解了鄉愁。民國六十五年左右，餛飩粥是一個新興的食品，雖然剛開始因口味的不同而接受度不高，但很快便華麗轉身成為讓人驚豔的銅板價美食；父親在有所聞後，即收拾行囊隻身前往臺北投靠兄弟們學藝。

當今以北方小吃為主的知名餐館，早年的第一代老闆很多是父親在傘兵時的同袍，都很歡迎父親加入見學練手藝。經歷一年後，父親便在臺北金山街開了一家小館，小館內的幫手是看著我長大的叔叔們，都是來自北平，也是傘兵出身。

餛飩內餡組合的堅持與食材一絲不苟的比例搭配，恰似父親剛毅執著的個性，父親常感慨提到，

於家務，又無不良嗜好，頗具婦德。經三年追求、交往，於四十歲成家，四十一歲有了長女，也就是我，又過一年半，生下次子國威。在父母羽翼保護下，弟弟和我度過無憂無慮的童年。雖然在成長的路上，有風也有雨，但在父母的遮蔭下，我們都安然度過。

父親以少校軍階提早退伍，為了幫家裡多賺點錢，到臺北進口機械公司謀職。因業務需要引入國外機械，而與國外同業友人結緣。

離開家鄉幾十年來，他對父母的想念，不曾間斷。父親六十一歲時，兩岸終於開放探親。父親帶著濃濃的鄉愁，回到老家。看到祖母的那一刻，母子相擁而泣，父親喉嚨大哭，六十多年來的思念，頓時傾洩而出。從那年起，他連續十年，每年回鄉探望祖母，直到民國八十七年祖母過世。祖母經歷多年戰亂和文革，因為吃過耐勞、堅韌不拔的個性，讓她老人家挺過最艱難、危險的時期。

父親正直、盡責，善於廚藝和園藝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話不多，總是默默關心、照顧著我們。父親對我與弟弟，身教重於言教。感恩父親幾十年來，對我們無私的付出、奉獻，把我們拉扯長大。儘管他是個再平凡不過的人，但在我們的心目中，他是個最了不起的爸爸。

【作者速寫】熊玲琪，畢業於中興大學外文系，曾任教國中二十餘年，現已退休，目前擔任雪文文教基金會志工。

作者父親陳書印（前排左二）與傘兵同袍合影。（圖／陳建華）

快樂頌，就像父親當年提點我的吃法，一字不漏地轉述給女兒與外孫：「緩緩地將餛飩夾到湯匙上，輕輕地咬一小口，慢慢的吸吮完裡面的湯汁，再細細地品嚐內餡的滋味。」父親的味道，是永恆，更是傳承；這個味道是老兵袍澤之情，是離鄉背井的哀，更是無法隨侍終養父母的悲。終究，老兵的家鄉味是五味雜陳，然一縷鄉愁卻化作令人讚不絕口的美食，這也許就是老兵們的初衷，讓家鄉味永傳不絕；我想，父親當年在揉麵團時的心情，應該是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得到。

（作者速寫）陳建華，海軍官校正七十年班，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，軍職生涯二十四年，民國九十四年中校退伍，現任職民間公司。

平凡中的不平凡

我的父親熊浩然和大多數的人一樣，不是富貴人家，沒有顯赫的地位，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人。

父親出生於江西省贛州縣，出生時有九斤重，所以小名「九斤」。因祖父早逝，自幼即與祖母相依為命。過去祖居近臨贛江，為抵禦盜賊，從小即與家族住在熊氏宅院。因為宅院內很大，據說吃飯時還要敲鐘。

父親十歲時對日抗戰爆發。為了躲避戰爭，國小時，借住鄉下外婆家。也因戰爭的關係，國小畢業後，不能繼續讀書，因而在工廠做工。從小飽受戰亂之苦，無法接受完整教育。

抗戰期間，祖母因替維修飛機的機械士洗衣服，攀談中了解軍中的情形，在父親十四歲時，毅然決然鼓勵他離家從軍；誰知，這一離，直到六十三年後，兩岸開放探親，母子才得以重聚。

父親離家之後，前往四川成都，這漫漫長路經過廣東、湖南、廣西、貴州，最後到成都附近的空軍預備學校。因父親聽力略差，空軍幼校畢業後，不能當飛行員，而被分配到空軍機械校，接受機械士的訓練。除了專業機械課程外，還要學習飛機的維修、加油、掛彈等工作。空軍機校畢業，成為一位機械士，專責飛機維護

工作，這是責任，也是義務。民國三十八年，父親隨國軍撤退到臺灣。命運將他帶離家鄉，這次又將他帶離大陸，而每一次的「離」，都是他人生極重要的轉捩點。他離家從軍，因而逃過肺結核的劫。撤退到臺灣，又躲過大陸文革之災。

到臺灣後，因上進心的驅使，自我進修，考上軍官。又在美語學校補習英文，以愈挫愈勇的精神，終於考上赴美進修的資格。赴美期間，曾在芝加哥及鳳凰城接受嚴格的學習、訓練。回臺灣後，在空軍桃園基地貢獻所學，表現優秀，不負眾望。

父親立業之後，有了想成家的念頭。三十七歲時，認識新竹眷村的母親。側面觀察到母親的勤勞，擅作者父親熊浩然（前排右二）與軍中同袍在外籍老師指導下，努力學習外語，並順利赴美進修。（圖／熊玲琪）

【作者速寫】熊玲琪，畢業於中興大學外文系，曾任教國中二十餘年，現已退休，目前擔任雪文文教基金會志工。

紀念對日抗戰勝利80年 回顧22場重大戰役之16

鄂西會戰

起因：民國二十九年東宜會戰以來，日軍與我軍隔江對峙，原本相安，三十年，日軍因我軍反攻宜昌（第二次長沙會戰），陷其於態勢不利之境，加以企圖擊破我鄂西守軍，打通長江上游航線，攫取我船舶及洞庭糧倉，進而窺伺我陪都門戶，乃有與兵之構想。

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五日晨，日軍以第三師團主力等，由華容、藕池口、白螺磯分路向洞庭湖北岸進攻。國軍第七十三軍依預定計畫，利用既設工事，逐次予敵阻擊，鄂西會戰於焉展開。

起訖日期：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至六月十日

作戰地區：長江南岸與澧水之間，宜昌上游平善壩、石牌沿江一帶，洞庭湖以北南縣、安鄉縣地區。

指揮官：

國軍：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，當時適在雲南擔任遠征軍司令長官，初期由孫運璿暫代司令長官職。

日軍：第十一軍司令橫山勇

動員兵力：

國軍：十四個軍，總兵力計三十三萬餘人。

日軍：六個師團、一旅團，總兵力十四萬餘人。

影響：會戰期間，國軍各部隊適時利用有利地形，對來犯日軍遂行伏擊、側擊、尾擊、游擊等戰術作為，發揮劣勢裝備特性，在被动中爭取主動，其中尤以石牌要塞守軍，幾乎全殲來犯日軍，守住石牌，確保陪都重慶之安全，為此次會戰獲勝之主因。

石牌保衛戰，是國軍以弱勝強，最終並以較小的代價取得較大勝利的著名戰役。西方軍事家譽之為「東方史達林格勒保衛戰」，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（文／陳忠）



作者父親陳書印（前排左二）與傘兵同袍合影。（圖／陳建華）

作者父親陳書印（前排左二）與傘兵同袍合影。（圖／陳建華）